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纂訂

鹽城顏　斂鑄菴

山陰楊　賓可師

涑水程　鑾眞江

古歙江宣儒汝爲　參校

元和脚元祐脚

元和間柳公權善書劉禹錫詩柳家新樣元和脚元祐間黃山谷善書居山詠徐仙書肯學黃家元祐脚注徐清蓬萊女官詩效謝體書效山谷棠謂皆用脚字奇佘

人謂某字是某人眞跡想此意也用脚字獨見二公

古肥今瘦

張長史云獻之古肥張旭今瘦棠謂肥瘦皆是病獻之肥中有骨旭則過於瘦矣要之字貴有骨與其肥也寧瘦

古磚隸書

崇禎庚辰閩人陳衎著一書載一則鷺門僧貫一見小陂陀有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磚背刻隸字四行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子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償十訖

之抃此讖草雞長耳大尾合成鄭字謂芝龍也子頭銜鼠甲子叛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合成姚字謂總督啓聖滅臺灣也可謂驗矣見尤艮齋雜記

朝字八音

朝音昭旦也朝鮮國居東方日出之地故名又音潮人君聽政之所又魚韻音除急就章向夷吾笁諫朝易林赤帝懸車廢職不朝叔帶之災居於氾廬又叶音朱王逸九思望舊邦兮路逶隨憂心悄兮心勤渠魂煢煢兮不遑寐目眇眇兮寤終朝又尤韻音輈韓愈祭穆員外文罔有疑忌惟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朝又御韻音

注漢書叙賈誼傳賈生嬌嬌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疏去聲又宥韻音胄漢韋孟在鄒詩微微小子既耉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又嘯韻音棹陸雲夏府君誄既穆其積英風彌邵天子有命會在是朝叶下耀是一朝字凡有昭潮除朱輈注胄棹入音也

二十字作三樣寫

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卄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字三見而三不同

匈字干字淡字

右軍帖有匈中淡悶干嘔轉劇食不可强匈與胸通伯思云足下各如常帖亦唐人所作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溼之干今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後人所作

刺齒肥

史記蔡澤傳吾持粱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二字如五十以學易當作卒也

蔗字

今人謂妾生子爲庶出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從庶

何也曰凡草木俱正生惟蔗橫生蓋庶出也故從庶

正字

今人交際通名刺其東面用正字此事不知起於何代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書柬面皆書一正字萬曆丙子入朝投刺皆不書正字爲江陵諱也棠謂春王正月正字當讀去聲董仲舒策正次王王次春顏師古音去聲當時避始皇諱讀若征今通刺可不用正字而相沿不易又若矯當時之禁忌而故爲之犯之耳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

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讀書不識字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忠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造作名字

孫休吳主權六子卽位後立子𩅦爲太子休詔曰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

湖水灣澳之灣字酋酋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龑音如䶮次子名相音如莽次子名䰰音如褒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普告天下咸使聞知裴松之謂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今制不典之音違明詰於前修垂埀騃於後代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按則天亦自造名字同一可笑也

名字

古人有名有字亦有以名爲字者晉安帝德宗蔡興宗王僧儒郭子儀李嗣業張巡孟浩然田嗣承等是也有

以一字爲字者如范雎字叔項籍字羽陳勝字涉公孫弘字季鄭當時字莊顏師古字籀是也有以三字爲字者屈無爲字無不爲張天錫字公純嘏桓玄字神靈寶是也

姓

宋有百家姓明編修吳沈作千家姓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尚有遺者

名字互用

焦氏易林中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

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此上皆名字互用

二名只用一字

班固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定四年祝佗述淺土之盟其載書日晉重此潘岳關中詩紛紜齊萬齊萬年亦孔之醜班固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音鬻百里奚也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惡來此皆二名用一字者又有兩人而一氏一名者如曹勃曹參周勃管嬰管仲晏嬰周魏周勃魏其侯竇嬰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青周賈莊周賈誼

喪父事母有柴潁之行高柴潁考叔夷叔伯夷叔齊夷史之直伯夷史魚宰貢宰我子貢程杵程嬰公孫杵臼之類不一而足

漢宣帝重辭賦

詩賦一道最足娛人性情而無知者往往以爲淫靡不急漢宣帝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大哉王言足以破千古腐儒之陋考唐宋皆以詩賦取士王安石去詩賦易經義而道君時御史李彥章建言以詩賦

為元祐學術意在黃蔡晁張四學士而並劾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眞可笑之甚維時定律令者何執中凡習詩賦者杖一百此千古一時奇事並記於此

韻學源流

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李登之聲韻呂靜之韻集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槩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多有至四十卷少亦三四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書僅一卷則已亡之其非全韻可知唐四庫書目不載唐初用爲章程者只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

閒毛晃之增韻出向之廣韻久而漸廢然分韻二百六部未改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幷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今世所存皆劉氏之韻非沈約之書也大約韻之失不在二百六部之分而在劉氏一百七韻之合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呑恩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也今呑恩不歸於痕存不歸於魂而皆屬於元韻勤斤殷欣等字不歸於殷而歸於文韻此劉淵之失也古人立韻雖嚴而通用則廣如眞至仙爲部十四皆可通用故人文字不至牽率而有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淵始

層緯眞云沈約韻書亟不可解在昔一東與二冬三江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八齊六魚與七虞九佳與六麻十一眞與十二文十三元與十四寒十五刪二蕭與三肴四豪八庚與九青十蒸十三覃與十四鹽十五咸無不相通約悉取而分之果何見哉予按今所傳並非約本乃平水劉淵所爲耳蓋即禮部韻畧而併其通用層所指即淵韻郭美命刻韻經云有四聲譜乃約故本與淵不同其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上聲有十六混十九豏去聲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聲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此段出虬峯筆紀

離騷

漢孝武帝時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孝章時班固賈逵攺易前疑又各有章句行世王逸謂義多乖異事不要括因更作章句嗣後洪興祖晁無咎周少隱林啓辰黃長睿莫不抽思吐藻各有論誤然當世遵循者惟朱子集註近代則有汪玉卿陸昭仲洪虞衡吳維則而散見於評閱者天啓間蔣石林定本已謂有七十二家矣蟬聯而起賡緐有人然於勝理穿插起伏之故靈均幽愁立說旨趣之所在率皆闕然不詳及夫文章離合虛實之間往往離其所合合其所離虛其所實實其所虛

於是不揣固陋訂之詁疏參之經傳摘騷之文誦騷之義庶於後人少有裨益云如看離騷經必先分其段落看其章法段落與章法分清疑難之處自能迎刃而解如帝高陽之苗裔兮至紉秋蘭以爲佩句先作一段開首叙祖父之所自出與楚同姓日月降生名字錫予而又佩香草以象德是內美與修能皆有足稱者想靈均握筆時何等鄭重掩卷思之謂當再叙功勲方不負祖宗天地生我之意乃此後皆凄風苦雨寄緜邈之思於荒忽之境彭咸水居與之同趣眞可爲三歎也汨余若將不及兮至來吾導夫先路作一段言日月遷流春秋

代謝非僅自傷蓋亦悲君焉一曰恐美人之遲暮又曰不撫壯而棄穢君臣之際何其綿綿也導夫先路是屈子初念亦是此書入題大綱目昔三后之純粹兮至反信讒而齋怒是第三段堯舜遵道即遵三皇任賢之道也屈子前言導夫先路故奔走先後於君側也冀人不導先路使君幽昧而行及於險阻夫幽昧則不似堯舜之光大險阻則不得路而窘步此皇輿敗績之由此屈子之中情也信讒齋怒謂之何哉此上十六句以三后堯舜桀紂前王爲興亡樣子以道路徑步險隘踵武喩盛衰之由又是此處小章法前言導夫先路引出此段

此用信讒齋怒四字生出無數文字來此後作三小股
一股傷靈修之數化一股哀衆芳之蕪穢一股恐修名
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至願依彭咸之遺則又作
一段此段大意言余情信芳雖貧不悔雖死不悔不周
於今必合於古故以彭咸取則焉彭水死屈亦水死故
此之願依彭咸之遺則結句去吾從彭咸之所居屈子
書中言彭咸凡七見奇在此句後接下四段皆以死自
明總是彭咸遺則句推衍出來墜露朝露之墜於木蘭
者落英落字即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言摘落之英
夕餐之也不過形其清潔不妄貪求故顑頷不怨耳玉

露謂落爲始落英即初英也意頗牽强魏文帝謂屈子悲老之將至思餐落英以延年此則斷章取義矣宋王楙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隕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屈子借以自喻憔悴於楚澤之間也此則不詳文氣其謬更甚王荊公用殘菊飄零歐公以詩譏之荊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過羅鄂州爾雅翼言落英句靈均自有意予謂諸人索之過甚皆不免支離其說耳此下四段皆以死自明長太息至雖九死其未悔言爲民進諫雖死不悔是一段悲靈修至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進言君惡

浩蕩黨人讒問寧奄忽而死流離而亡恐不從時是第二段鷙鳥不羣至伏淸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死於直道不合於今必見許於前聖是第三段悔相道之不察至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言欲隱而終不隱寧出招尤雖體解不變其志是第四段此四段皆以死結而所謂死有淺深次序不同九死俗所云九死一生也溘死奄忽而死猶云不得志而死也死直則因直而死體解則甚言之猶云支解也第四段內先伏遊目四方一句以鬱邑之意發爲荒唐之想因生下重華陳詞周流上下靈氛巫咸九州相女等文此是文

章針線綳密處女嬃至判獨離而不服是一段女嬃詈原之詞非眞有此語屈子臨文生巧借以明己意之不然衆不可以戸說至就重華而陳詞是一段屈子中情非世人所知其姊安從知之前云彼堯舜之耿介今不言堯而獨言舜者以舜之冢在楚地也外遭黨譭內遭嬃詈故於重華致詞啓九辯與九歌兮至霑余襟之浪浪一段陳舜之詞也向舜言故所言皆舜後事跪敷衽而陳詞兮至吾將上下而求索爲一段言已陳詞於舜舜亦知吾心矣又思從蒼梧至乎縣圃上下求索以冀明君之一遇得行中正之道總皆是設言也吾將上下

而求索妙甚引起下文飲余馬於咸池浴至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是上索朝吾將濟於白水云至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是下索上索中帝閽亦是譏者之流措思趣甚下索中言及高辛之簡狄少康之二姚筆墨皆極奇幻總言明君難遇借美人以寄意也於是作一過文云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有此四語方能承上啓下通體靈變閨中滚遠如高丘無女有娀二姚不得遇是也哲王不寤如帝閽怒子是也哲王不可貼楚王講文氣是雙承此文原爲楚無明君故從上下求索

界限井井若貼楚說是楚王又在天上矣閨中哲王不分低昂求閨中卽求哲王也索藑茅以莛篿兮至爾何懷乎故宇作一段此靈氛占卜告原之詞也世幽昧至謂申椒其不芳作一段此原因靈氛之言而自念以答氛之詞他處皆以蘭芳自比此處屈原以玉自比言黨人草木之美惡且不能察安能察玉乎故曰豈珵美之能當欲從靈氛之吉占兮至告予以吉故作一段言靈氛吉占巫又降亦告予以吉也曰勉陞降以上下兮至使百草爲之不芳作一段此巫咸告原之詞前原陳詞於舜舜未命其求索也出自原意故曰吾將上下而求

袁而求索之中有令帝閽命蹇脩託鳳皇貽下女令鴆爲媒理弱媒拙等語此則靈氛勉其遠逝而無狐疑又言孰求美而釋女巫咸勉其升降上下求榘矱之所同又云苟中情其好脩何必用夫行媒可知前之上下求索出自原意後之周流上下出自靈氛巫咸之意前用媒此云何必用媒語氣相對而大意只勸其及時自勉以古人針芥相投者慰之故下文駕飛龍後只言周流無一攀援字面是離騷前後大不相同處解者依文敷衍或曰雷同或曰是遊仙皆於文氣未細心研索也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至芬至今猶未沬作一

段此原因巫咸之言自念而答巫咸之詞原前答靈氛之言言黨人謂蘭不可佩謂申椒不芳此答巫咸不過踵其意暢言之再前答靈氛之詞言黨人草木尚不知豈能知程玉之美此答巫咸之詞首言瓊佩衆人不知結言惟茲佩之可貴是二段答詞皆以玉自比也但答氛語畧答咸語詳氛咸告原是一意原答氛咸是一意也至於蘭椒何得變化若謂變化則莫好修之句與余以蘭爲可恃兮其義未免自相矛盾且此段與前察艸木其猶未得句互相發明予故謂蘭蕙變化讒人視之以爲變化非彼自變化也椒榝句畧一類其義自明蓋

於蘭椒舊註以爲指子蘭子椒然則揭車江離等又何
所指朱子辨証與王卿蒙引言之極詳和調度以自娛
兮至吾將遠逝以自疏此段原聞氛咸二人之言旣以
答之乃將往而求女之詞也求女卽求君之意升降上
下咸之詞也原依其說故曰周流上下遠逝而無狐疑
氛之詞也原依其說故曰遠逝自疏上文靈氛之吉占
又曰巫咸告予以吉故此言靈氛不言巫咸省文也飛
龍駕車非復人間駕馭皆設言也原何曾周流上下原
何曾遠逝也說者謂原眞欲遠逝吾恐靈均笑人相隔
萬重雲矣上陳詞於舜之後曰吾將上下以求索此依

氛咸之言曰吾將遠逝以自疏章法照應絲毫不亂邈

吾道夫崑崙兮至僕夫悲余馬兮蜷局顧而不行是收

局一段原從氛咸之言求女不遇之詞也侍衛車騎之

盛道途之艱竗在假事寫得逼眞筆墨幻甚神高馳之

邈邈是此段扼要語神指西皇少皞以金德王金屬西

方故曰西皇流沙赤水皆在西西皇矩矱必與屈子相

同故欲西皇涉予屈子在沅湘思舜則在西便宜告西

皇也乃西皇高馳邈邈則與氛言孰求美而釋女咸言

何必用夫行媒皆不應矣西皇不應高馳乃竟高馳氛

咸告吾吉棄徙然托之空言神遊四荒上升赫赫之皇

天下瞻祖父之故國百端馳想渙然冰釋此時如夢方醒已不勝嗚咽矣妙在自己不言從僕夫傳出僕夫不言從馬思鄉傳出馬與僕如此則屈子可知幾層襯筆合蓊正意便爾文情雙絕亂曰數句只以水死自決篇中求君求女上下周流皆是寓言故亂詞一字不及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此是屈子離騷大結穴亦是屈子一生大結穴

漢樂府

漢武以前郊祀詩歌闕如也郊祀樂府至武帝乃定前後數十年間自製凡十有九章雖詞旨異於雅頌而煌

煌一代之制亦有可觀覽焉班馬撰述言人人殊或謂采詩夜誦又謂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以合八音之調然觀其詩義皆武帝所欲言者非臣下所得爲且操觚之士逡巡囁嚅亦不能有其雄略也太史公樂書云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而後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夫太史公武帝時人也觀其揚抗如此爲漢武作無疑獨是此歌當時如師古李奇應邵晉灼服虔孟康如淳臣瓚張晏韋昭蘇林諸君子博聞强記淹串百家僉抽腹笥傍證曲引後學終不

能無疑況是歌在武帝之時通一經者望崖而返何居乎求多於後之人棠性異泉明好思誤書不能解者必淫思七日妄窮其旨趣偶傷足閉門却掃翻閱漢郊祀歌因掺武帝時事商確祀典排纘其意義牽合證據繇依傍前人因命子日秩錄一通亦存一家注疏云耳

漢樂府郊祀歌十九章按先只有練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西顥玄冥惟太元天地日出入九章歌於祠壇其後得天馬大宛歌亦用在郊祀中尉汲黯諫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亦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則知當時歌於宗廟亦

用之不獨郊祀矣其元鼎五年得鼎汾陰因有景星之作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因有齊房華燁燁等作元狩元年獲白麟因有朝隴首之作大始三年獲赤雁因有象載瑜之作前後二十年間事後皆載入歌共十九章可知十九章之說太始末年方論定其註家不載根源故多不可解說予久已詳爲訂正刊布今更將日出入一章注解附列於後

日出入

肅若舊典肅敬也若順也春朝朝日秋暮朝月此常禮也武帝元鼎五年冬至立泰畤於甘泉親郊見朝日夕月舊典疑指此他本無此句日出入安窮武帝好長生因朝日而欲窮日之出入遊

安窮言不能窮也

時世不與人同

人之處世爲時甚短日之[illegible]世無有終窮故不與人同惟不與人同人安能窮日哉爲日論時勢語似奇而理確

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與代遞之物人則瞥爾速化而四時如故人安得據而有之四時不息日能與之無終窮是春夏秋冬日能有之矣○說至此不怪漢武求仙

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

泊止也如往也孔安國日停水日池言中國不能窮日之出入惟海邊可測即使往東西南北之海于停水之處徧觀之以爲是何者爲是耶○是邪謂何四字搖動靈活之甚然細思之令人可歌可泣

吾知所樂獨樂六龍

此轉無中生有奇妙不可言○上文已說到盡處忽于日身上生出言日之出入不能窮而日之所樂則能知樂者何六龍是也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

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

調調伏也若順也訾毀也訾黃論議也與雌黃同○此轉更妙言日所樂者龍龍日夜駕日必知其出入矣設六龍調伏使我得御之我可以順心

論議窮其出處矣其何不徠古來字下六龍不下日難推測故天馬下一章因馬而思龍總是若世短之意一結語有盡而意無窮

古詩十九首

十九首結撰超忽濃淡互見或雲蒸霞蔚或雪窖冰天交誼纏綿古今罕匹三百篇後眞爲五言古詩之眉目也其渾厚超脫變化離奇幽朴高渙掩映之處絕非唐人局陳渾可及厚不可及超可及脫不可及變可及化不可及離可及奇不可及幽可及朴不可及高可及渙不可及映可及掩不可及予於十九首箋注中已詳言之

論陶詩

棠註陶詩其序有云東籬老人著述非細心尋繹不能得其捉筆運心之處蓋公處朝野變更之日適當莫可誰何之時敬陳其事而直言未免犯忌諱蹈不測緘口守黙又邑邑無以自明大抵詠多比興而思君故國之感往往見於毫端又遏之不使竟露有如錐之處於囊中微見其末而不使之脫穎而出也云云今錄其四言停雲詩如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等語皆非漫然捉筆者夫八表同昏指何事說彼平生彼守指何人連雨獨酌詩結句云自

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請問心在何處王撫軍座送客詩逝止判殊路何謂殊路與殷晉安別詩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何故殊勢何故乖分歲暮和張詩市朝悽舊人又云撫已有深懷撫運增慨然懷是懷何事慨是慨何事乙巳歲三月詩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何故說山川如昔微雨洗高林淸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何以說到義風飲酒詩云三季多此事遠者似不爾此事指何事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淵明所謂穎穎在何處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物指何物予

雲性嗜酒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伐國說何人述酒一篇指何事又何以命名曰述酒蓋因宋劉裕以毒酒酖零陵至其詩皆隱而不宣蘇子讀述酒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讀者於此上諸詩皆當一一體驗方能知其妙處詩不悉載略舉數端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

初盛中晚

四唐謂分初盛中晚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睿宗先天元年中歷太宗高宗中宗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開元二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中歷肅宗凡五十三年中

唐自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大和九年中歷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哀宗末年中歷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凡七十一年共計二百八十九年詩格隨氣運變遷非可以年限況一人經歷數朝雖分别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系於某年之下强分疆界是刻舟求劍也

詩人多蹇

詩人多蹇陳子昂杜甫李白孟浩然孟郊張籍輩皆終身不遇雖穿天心出月脇賦得驚人句然終不能見用於世詩能窮人誠不虛也

燕在閣唐絕句選凡例

嚴儀卿謂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盛唐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又其妙處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予謂盛唐絕句佳者雖多而李白王昌齡尤得此意

元微之謂詩要姿態又貴思淡語近劉禹錫謂片言可以明百意故中晚如韓愈劉禹錫白居易元稹輩入選亦多李于鱗選唐詩樂天無一字何其刻也

王弇州謂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予謂不然盛唐王李意氣俱工

中晚氣不完而意工若其造想翻新如錢起李益顧況武元衡張仲素張祜唐彥謙李羣玉杜牧雍陶李商隱陸龜蒙鄭谷韓偓韋莊輩皆爲一時之選雖稍讓王李一籌若較盛唐諸公恐皆竝轡康莊耳

何元朗謂詩要力全而不苦澀氣足而不怒張予謂詩言志志者意之源也苟意出人頭地即苦澀怒張亦在必錄予益惡夫力全氣足之庸詩而使人頭岑岑而白日欲睡也

絕句原出於樂府沈約始有聲韻平仄不調即爲拗體予謂錄絕句正以存樂府也意工而平仄宗不協亦在所

燈錄

少陵寄太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太白登華山亦有恨不攜謝眺驚人句搔首問青天若僅以忠厚和平四字論詩則恐肥皮厚肉者之得以藉口也李杜詩中之聖何以必曰驚人乎且風雨可驚青天可問鬼神可泣而謂肥皮厚肉者可以當之乎故予所選務在新奇

詩貴含蓄尚矣然亦有敷切直陳爲快者如詩之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詩何嘗盡含蓄乎總務意新不

拘一格

周伯弜云七言絕句用事易于窒塞况二十八字閒尤難堆疊必融事爲意乃爲靈動此語甚是所論三體詩以實接虛接前對後對分論未免拘泥詩道極大與觀羣怨無所不有喜怒哀樂一入悟境便覺超超元箸非此數端所能羈束也

陳言務去非獨文也詩亦然所謂言者非言也意也詩言志志之所在非麗辭奇字所比近日詩道昌明而一種喜新標異之流好爲强澀之體如唐孫彥伯多變易求新鳳閣也改爲鶤閣龍門也改爲虯戶竹馬作篠驂

月兎爲魄兎者正復不少子所選無浮詞有遠志實非漫然已也、

古人詩字字相貫含而不覺直如九曲明珠一絲蟻路淸氣相引全以神行故能引人入勝地若呌囂一種則是牛鬼蛇神若率爾一途又是黃茅白葦總皆未細考較古人妙處

年來人皆奉劍南爲準的陸詩云元白纔倚門溫李眞自鄶彼意以元白溫李爲未入室也然學劍南一入目即知爲宋調近又相率而學溫李矣溫李妙處豈易學哉不學其措意但學其遣辭皆於此道隔一塵在

古人詩題不可改也如柳州有詩贈劉夢得夢得因有酬柳之詩詩題是酬柳柳州家雞之贈八字今改作酬孟得是劉詩改作柳詩也李商隱詩有餞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一首今詩題誤作餞席送人之梓州從叔改人字仍無大病少一余字則甚不可詩云武關猶悵望況在百牢關詩原有二層無一余字作送人之梓州是從叔往梓州矣選本如此種甚多今皆爲訂正

一名字不可涵也詩人標名概不用字如王魯復字夢周當書魯復不當書夢周今選本皆書夢周而全唐詩竟將魯復夢周作二人是皆未參考也

一名姓不可亂也如郭震誤作郭振冷朝光誤作後朝先王渙誤作王之渙蔣維翰誤作薛維翰等今亦爲訂正

一作詩人姓名不可錯亂也如一詩彼此互刻則不必拘拘定于一人若其人本集闕此詩而誤刻其姓氏則亦必爲訂正

一律詩不可作絶句樂府源流不可不參訂也唐人樂府多取名人詩歌詠間有用律詩四句集爲商調曲不過集狐爲裘之意前五疊爲歌後六疊爲入破其立名有伊州京州水調種種不同然皆商調也如蓋嘉運所

進伊州曲第四歌用閻道黃花戍四句此乃沈佺期律詩也後人竟作蓋某絕句宋元以來相沿盡悞豈不可嘆又如陸州歌之分野中峯變簇拍陸州歌之西去輪臺萬里餘蓋羅縫之秦時明月崑崙子之揚子談經去長命女之雲送關西雨戎渾之風勁角弓鳴簇拍相府蓮之其以今時寵其中或取五律爲絕句或取七律四句或七絕五絕而易其名如此類者指不勝屈予初誤選蓋嘉運二首查前李王名家選本亦皆刻入後因詳考方知遺悞源流故爲附載於此

一詩中字面互有同異本集有一作某一作某者予於

各本中擇其於通首有照應者或對仗精工者斟酌用之非敢竄改前人也

一本律詩又未入樂府歌曲忽改作絕句如沈之問之馬上逢寒食等皆爲削去

欒城山谷論詩文

欒城言文貴有謂山谷言詩能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後欒城言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亦言作文字不必多多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閱不厭勤耳古人謂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關世教文字其可多得乎

山谷又云作詩正如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宗謂詩必如此然後活潑山谷言之而不能行之也

詩有美刺

詩不妨有美刺興觀羣怨聖人不諱言怨自後世以溫厚和平言詩稍激昂便曰誹謗此詩道之益亡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與春秋本一體也今世目春秋則曰聖人筆削之嚴至於詩便專重溫厚和平殊不知溫厚和平之中而言外多有感發人之處其感發人之處卽筆削之微旨也故左氏謂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諷亦娛是而已
然則詩何以謂之亡也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又命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其中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
刑賞之典是詩也者原與民或刺或美非有禁遏於其
間也自天子不復巡狩太師不復采詩民間美刺不復
上聞此王者之跡息而詩之所以亡也究之詩何曾亡
詩之用亡矣是以春秋之褒貶卽爲詩之美刺詩無美
刺可謂之詩也乎大舜有怨慕小雅有怨誹古何嘗不
怨哉屈作離騷亦自怨生而忠君愛國之意溢於言表
故古人怨處皆是忠與孝處

平楚

謝眺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卽詩所謂平林也

漫興

杜工部有漫與九首並七言律老去詩篇渾漫與今人皆作漫興按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皆采入語字韻中縢書亭集云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皆用漫與押入上聲語韻叚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與葢自元以前無有讀作漫興者迨楊廉夫作漫興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而其弟子吳復從而傅會之

注云漫興者老杜所作也漫興之爲言蓋卽眼前之景以爲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難學者自康夫詩出而世之人遂改杜集之與爲興矣

元微之韋應物詩

元稹歲日詩一日今日始一年前事空凄凉百年事應與一年同韋應物詠夜詩云明從何處去暗從何處來但覺年年老半是此中囬此二詩殊有淡味大可長人道心晨鍾一擊不及此此詩鉗錘也因爲拈出用作醒世良箴

懷古詩

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其言微而遠其旨深而深）愚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艸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艸一樹山榴依舊開又詩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鞏南遊詩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懷古之作昔人極稱此數首果能從此入想思路安得不佳但不可生吞活剝也

堯夫解詩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麄礦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増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經筵不講國風

經筵不講國風由來久矣胡安國常非之宋學士真德秀大學衍義戒逸欲一條鄭衛淫辭之詩亦載焉蓋使人君味其言方不以淫佚導其民也

詩有天子宰相

王昌齡集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詩夫子

琉璃堂圖以王昌齡爲詩夫子

評韓詩

詩要活要幻要有寄托要有紀律七言古如昌黎記夢亦不可多得記夢詩云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挐攜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漢哀帝嘗用夏賀良漏刻以百二十爲度）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䡱䡱神完骨蹻腳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䑫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坡陀與陂陀同亦作婆陀）我手承頦（音孩）肘柱座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

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山谷[illegible][illegible]則句中要字便是所難此爲詩之法也乃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槃噍與嚼義

通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山

一結可悲之甚世途崎嶇非屈曲無以安身不意仙山亦復如是此退之所以致慨也我手承頦肘拄座

我以指撮白玉丹皆是退之夢中不敬處我徒三人共追之而獨邀我敬而綽虐顧我顏不歡此是仙人護短憑愚處此即是仙人未賢聖處仙人即壯非少

者緯虐亦即指仙人也仙人纔吟一句口前將吟第二句見退之欲取丹藥故口前截斷第二句也神官是天上故開口不言世間事只言星辰刻度究之三人追而獨顧我不歡退之雖言天上其實恨時之奔競者而借已之不得意而托諷也又評六字常語一字難難字下得幻不說好不說不好說好退之是借仙人喻在位之操權者好一邊不可說惟難字下得妙魯直云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此乃爲詩之法眞是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昌黎姪

昌黎贈族姪詩有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此詩奇術等句疑指湘子但湘子是姪不宜曰族姪寫族姪而又不著名豈公不欲以此示人而故寫族字以疑人耶

白集協韻字

司作入聲四十着緋軍司馬一爲軍司馬二見歲重陽司字

當作去聲賡韻入聲下收

相作入聲思必切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

十平聲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

三百六十橋

琵入聲 四絃不似琵琶聲

枇入聲 況對東谿野枇杷

蒲入聲 燭淚粘盤累蒲萄 燕姬酌蒲萄

請平聲 當時綺李不請錢

殍作夫字用 俱化為餓殍音夫唐韻敷字韻收亦言餓死

劍南詩喜用如似二字

曝書亭集云詩家比喻六義之一偶然為之可爾陸務觀劍南集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若身似老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强名官跡似春萍本無根心如[illegible]

不安巢身似在家狂道士心如退院病禪師心似窘鳩寧久住身如秋扇合長捐身似敗棊難復振心如病木已中空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櫟孰知年家似江淮歸業戶身如湖嶺罷參僧心似游僧思遠道身如敗將陷重圍居似窮邊荒馬驛身如深谷老桑門人似登仙惟火食俗如太古欠巢居悶似苔磯垂釣叟淡如村院罷參僧嬾似老雞頻失旦衰如蠹葉早知秋喜似繫囚聞縱捭快如疥癢得爬搔閒似白鷗雛自足健如黃犢已無絲酒似粥濃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難似車登蛇退嶺險如舟過馬當時月似有情迎馬見鶯如相識

向人鳴心如澤國春歸雁身似雲堂旦過僧身如巢燕

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身如病木驚秋早心似鰥魚

怯夜長心如老驥長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身如海燕

不逢社家似瓜牛僅有廬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

不屬官身如病鶴長停料心如山僧已棄家心如頑石

忘榮辱身似孤雲任去留心如脫穽奔林鹿迹似還山

不雨雲恩如長假容居里官似分司不限年瘦如飯顆

吟詩面飢似柴桑乞食身勇如持虎但堪笑學似累棊

那易成爽如瑞露零仙掌清似寒冰貯玉壺衰如蠹葉

秋先覺愁似鰥魚夜不眠樂如逐兔牽黃犬快似麾兵

卷白波壁如龜筴難占上下,尾似魚鱗不接連,路如劍閣逢秋雨,山似鑪峰鎖暮雲,雲如山壞長空黑,風似潮回萬木傾,雨如梅子初黃日,水似桃花欲動時,花如上苑長成市,酒似新豐不直錢,雁如著意頻驚枕,月似知愁故入門,蠶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針水滿時,餘詩腰膝用如似字作對,難以悉數,就中非無佳句,此陸平原所云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者也

後村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十謬

首列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棠謂一書題便有可疑,同時者謂之時賢,且自己當謙,何得自稱曰賢,一謬

題稱千家詩而詩不過幾十家二謬

凡操選政者必自標名姓此稱後村先生編集非自標可知也前後無一序跋正不知誰氏之子三謬

一唐宋兩朝兼五代在內既選詩不當刪去樂府歌行四謬

若只選律體不當入五言古詩若選五言古詩唐宋佳章指不勝屈何以獨選東坡墨詩一首五謬

樓殿宮寺等詩當書出某處此盡眉目不分六謬

天下之湖多矣此只錄西湖數詩塞責七謬

一古人詩不可割裂如七言律絳幘雞人不當改作七

絶五言律詵憐一片影不當改作五絶八謬

只論全唐詩有四萬餘宋詩當亦有數百家名作如林何以所選之詩粗俗淺俚佳者十不過二三九謬

後村詩在宋號爲巨擘詩佳者極多自操選政而不録其佳者十謬

棠翻閲數過知爲庸人借名無疑歷數其謬復爲序以歎之非歎其書歎時人憒憒毫無皂白之徵也

殊字問罪

名僧來復字見心洪武時豫章人與高僧宗泐齊名止名見之後以賦詩含譏被戮見心承召賜食謝詩云淇

園化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塵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戮之棠按俗謂不好曰歹故有好歹之說明不禁殊字而此被禍豈非詩刧耶

詩文蒙字

昌黎祭神文云天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於某躬身無令鰥寡蒙兹濫罰蒙見濫罰上安一蒙字不覺失笑杜工部鹿詩云永與清溪別

蒙將玉饌俱亦是蒙字用得奇

左傳文法

左傳中有一句話未說完而他人即說者文却似乎平平無奇而當日形情能令千載如見此却是至奇處如崔杼弑君之後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有如上帝乃歃是也蓋當日所不與崔慶之下有如上帝四字讀者未終而晏子即易其辭也此是有上半句無下半句之文又有未叙上文而只叙下文者亦是奇筆如齊君爲晏子更宅晏歸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云云且諺曰上有晏子許多話故轉筆用且字以承下此則是有下半句無上文之文

杜牧之論兵蘇東坡論文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横斜圓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至於平地滔滔汨汨一日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爲文之法矣

冤人七卦

元時淮南潘子素作輥卦譏世之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卦辭曰輥亨可小事亦可大事象曰輥亨天地輥而四時行日月輥而晝夜明上下輥而萬事成輥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輥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輥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輥又何咎也六二傳於鋏轉象曰傳于鋏轉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輥輥厲無咎象曰終日輥輥雖老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輥象曰六五神輥老于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揶揄之象曰以輥受爵亦不足敬也或

宋人
作

蔡宗魯作吝卦吝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爲象曰吝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爲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于周急莫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也吝於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

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友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可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吋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也

馬文璧謞卦謞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於君子象曰貞正也亨通也通於正言謞或庶幾也終凶謞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彖曰麗口掉舌謞君子以求名于祿初九謞于同朋無咎

象曰同朋于謳又誰咎也九二略施於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謳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謳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謳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謳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祗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謳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謳衆怒殺之何過也

邵玄同作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於內柔制於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爲能動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

羽在忍上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能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於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於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鬬自求禍也

邵玄同黙卦曰黙無咎可貞不利有所言象曰黙不言

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則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須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辯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不及舌勝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

郤玄同恕卦曰恕有孚終吉彖曰恕之爲道善推其所爲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强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己從人也次五聖人與衆同欲象曰與衆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

之法可用恕也責己之道不可自恕也

邵玄同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象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昃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况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無咎象曰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進爲退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進不可御也上六蝡蝂升高躓而不悔象曰蝡蝂升高其道窮也躓而不悔亦

可戒也

此上七卦皆元人爲之或曰輥卦宋人爲之予初以爲嬉笑怒罵之詞安可擬易後思太史傳滑稽而以爲談言微中則此之悲世敎肅身心者裨益不少也葢世人智者少而愚者多在昔先民左有圖右有史使人按圖索義事之可否不必智者亦可一目而燭其微至於神宇壇壁驛館往往圖前代帝王賢聖之事以爲規勸逮後世有傳奇院本五花爨弄等善善惡惡之意使人觀感而興其事於愚者易爲力所謂鼓舞斯民於不覺也今乃呼而語之曰汝學易易

能趨吉避凶彼必曰聖人敎子亦不過曰學詩學禮
予何人詎知學易哉茲乃以元人嬉笑怒駡之詞用
大易爻象之體不讀易者亦必顧而笑笑而卒讀讀
而悠然思喟然嘆其身之所遇心之所念有不覺轉
移默化於其際則此七篇謂無當於大易之旨不得
也

亦已焉哉

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
焉哉亦已焉哉四字若今人為之必不愜人意殊不知
此語亦有所本鄭康成戒子益恩書其末云若忽忘不

識亦已焉哉

知文難

荊溪吳氏云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文之難甚於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猶倚於一偏況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楊誨之猶大笑以爲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遊號稍有才者也東坡謂南豐編太白集如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詩而濫與集中東萊編文鑑晦菴未以爲然以諸有識者所見尚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無足怪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人必

平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繆歐公初取東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亦言張文潛秦少游士之超軼絕塵者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作太息一篇使秦少游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三年後當論定也往時氷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饑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晩得賀窗陳壽老卽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氷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賀君沒幾十數年世之文今日益衰落而賀窗卓然爲

學者擬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术心之文世猶凝知之者少則於貧窓之文玄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杜恕著體論其答人書恕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刳心著地正與數片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見杜氏新書

曹子建與楊修書云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

家訓云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鍾士季嘗曰吾少年附一紙書與人云是阮步兵皆字字生義旣知是吾不足道也

北史祖瑩云文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西京雜記云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作淸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吳書陳琳見張紘文答曰自僕在北與天下相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某在北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左太冲三都賦人見而訾之請序於皇甫謐於是訾者莫不贊嘆南史云張率字士簡善文詞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更爲詩示焉託之沈約訥便字字嗟稱無字不善

文要眞

冰心與賀蜜論文時案上置牡丹數瓶賀蜜曰譬如此

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盡極文章之變者沐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瓷缶瓦盃然却是自家物色棠謂此語可悟文章真假之別明季作者如林然必推歸震川為大家無他真故也又作文要握主意得其主宰便有提綱挈領之妙通身脉絡無不緜絲入扣昔曾子固能文歐陽修王安石稱於太守張伯玉伯玉命作六經閣記子固凡六七脫藁不當意乃曰吾自為之夫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撰張守謂張固知得主宰矣然為文起伏舒徐務

合馳騁或以氣勝或以度勝疾迅扼挽如川如山變化萬端不可名狀此則非主意二字所能盡之今世刀筆家最能主意然使操觚爲文全無是處此可見主意雖在所重然非文人之筆萬不能留傳千古耳

文無憑據

韓昌黎初試是顏子不貳過文後仍以此文遇知歐陽永叔知巢閣劉幾卷判紕繆二字幾後改名煇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云永叔有甚憑據棠思一人之身一人之文其取舍又皆屬於一人而前後不同如此遇合信有命哉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二終

孫　𤇍烱　正字